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 第十二回 禍中得福老虎做官 笑裡藏刀烏龜出丑

我接過那張報紙姑且不看，先問他道：「還有那『騎花勒佛低』一句話，是怎麼講呢？」素蘭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打破沙鍋問到底，總而言之，有句俗語叫萬相歸攀，當攀把的五光十色，各種人都有。現在上海他們黨中，一大半是先吃了攀把的虧，把幾個牢錢，攀得掉蛋精光，不得已即以受人之攀者，還以攀人。那個說騎花勒佛低的攀把，必定是個回子。你如不信，明天見著小穆，一問就知道我告你話不錯了。」我忙應道：「然也！怪不得那姓蔡的兩撇黃鬍子剪得齊濯濯的，一望我就疑他是摩罕默德（回教始祖名）的子孫。但這個人，你並未見面，怎麼就知道他是回子，這卻奇了！」素蘭道：「有甚麼奇！都是你自己粗心，不肯在人情上研究，如剃頭匠愛捲袖子，當家人的喜歡垂手。由此類推，不一而足。所謂三句不離本行，一個人向來習慣的舉動言語，任憑他發了橫財，居移氣，養移體，總會在微細之中露出馬腳來。那騎花勒佛低是他們回教裡的一句方言，勒佛低，就是逃跑。騎花勒佛低，譬如快點兒逃跑的意思。那姓蔡的我雖沒有見過面，但是他的履歷一本都在我肚裡。這碗攀把飯，他吃的未免十分委屈。並不是我替他吹牛皮，還是個堂堂的前任江南鹽巡道呢！而且做過製造局督辦，只為那種好賭的臭脾氣改不掉，終日在衙署裡公然的呼盧喝雉，伙了些不肖的同寅賭正賬。（按局賭分『反』『正』『提』『撥』四派，反即翻戲黨，正最為賭中之上乘，須將心眼手色賭具總名合為一家，即賭經中所謂『以我之心印彼之心，以我之眼觀彼之眼，以我之手防彼之手，以我之色換彼之色』之意。苟明此訣，五木之奧妙盡矣。提賬無定局，不問新歡舊誼，均可下手，猶虎之有俚，其做法一如翻局。若夫撥之一門，更為卑卑不足道，最為彼黨中之污點，以其專用假老貴，脫騙同堂之資本，總之，真賭假賭，並可真可假之賭，皆屬敗產亡家這具，而何況含沙射影，防不勝防？寄語普天下四萬萬同胞，慎毋慾念意外之財，而坐失有用之金錢於俄頃也。游蕩者盍更留意諸！）後來被制軍知道了，很要同他過不去，要不虧他老師俞蔭甫一封八行書，不但官參掉了，還要辦罪呢！」我不覺詫異道：「曲園太史同我伯父是兒女煙親，又是進士同年，怎麼這樣一位道學君子，居然有門生會做騙匪呢？」素蘭道：「你又來少所見而多怪了。俞蔭甫這個人，生平恃才傲物，道德不足以補文章的缺憾。聽人說，他當某省學差的時候，忽然高興，連『龜動乎』、『驚生焉』、『王速出令反』、『君夫人所欲陽貨』這種荒謬絕倫的題目，都能喪心病狂的想得。甚麼個把拜的門生，品行好壞，更不在他老人家的意下了。你是揚州人，我比一樁揚州事把你聽：徐懷禮若不因拜陳六舟做門生，就是鬧一百回瘦子的亂子，也數不到他做新勝營的統領。如今政界中人要緊是換把子，拜老師，做升官發財的機關呢！」

我聽了正要追問他徐懷禮是個甚麼人，忽見老二匆匆跑上樓來，對著茶房嚷道：「那間房是王大少住的呀？」素蘭聽得出是他用的大姐聲音，忙迎出去，附著耳朵說了一大陣的話，我道：「你生意既有事，快回去應酬罷，候閒著我們再談！」素蘭點點頭道：「這麼也好！我們索性等打了暗再見罷！」說著，就立起身，匆匆的要走，忽又停住步，指著那張報紙笑道：「哦！我幾乎忘卻了一件事，適才我所說的那個新聞，就是這張小報上登的姑蘇女兒一段故事。你要看著不懂，回來等我做老師的再慢慢教導你。」我笑道：「你那個老師，是學的外國派，專門教夜館的，就是每天要換學生，未免勞碌點兒。」一句話，連老二都帶得耍笑將出來。當時我就忙著送他們下樓，看素蘭上了轎，直至連個人影兒都瞧不見了，我方才回寓。茶房早送過燈火，開上夜飯，我就拿過來胡亂吃了一頓，忙將素蘭給我看的那張新聞紙攤開，從頭看去，原來是張《笑林日報》。在那告白欄內，刊著「姑蘇女子鑿」五個飛白隸書，下面緊接著一行小啟，是：

僕饒黃世賈，長白名家，為覺羅氏之子孫，充神機營之教習。青衫落拓，空懷鼓瑟之詩；紅袖無緣，難合如琴之調。竊有姑蘇女子者，以伶仃孤苦之身，行自由結婚之志。情殊可憫，事非無因。茲寄上小詩短簡，聊代紅絲，倘荷春風有意，正不妨屋同藏；忍聽叫月無聲，從此後玉樓共倚。

我再朝下一看，是幾首七絕，寫的是：

誤卜行藏海上回，新翻花樣選夫台。
年來獨處憐同病，願咒蓮花作酒杯。
卿家生小是金閨，客路流離枉斷腸。
我有一言忠告語，田園不揀揀夫郎。
人面桃花不再逢，車塵馬跡各西東。
可憐一瞬洋場路，似隔雲山幾萬重。
昂頭一笑問青天，草草勞人廿四年。
我未敦倫卿未嫁，相逢或竟是前緣。

尾書「親愛覺羅氏謹識。」我在燈下反覆玩了十數遍不過是一封弔膀的情書罷了，總看不出甚麼騙人的花樣來。正在一個人悉心研究，忽見我那身後有個黑影子一幌，接著就被人掩著我兩隻眼睛不放，用力去掰又掰不開。後來我急了，就起勁把頭一拗，才看出是柔齋來。他見我看破，也就鬆下手，笑道：「你一個人看報，好自在呀！」我道：「你往新馬路去，剛回來麼？好端端嚇我做甚呢？」說著，我想把那張報紙順手藏過，不意已被柔齋看見，急急的問我道：「你怎麼不買張大報看，這個《笑林報》有甚麼意思呢？我待朋友終是不過意打誑語，就將這張報紙的來歷說了一遍。他聽了怔了一怔，問我道：「他既送給你看，上面有甚麼特別新聞麼？」我笑道：「隔行如隔山，我們局外人就是有甚麼事看在眼裡，也是豬八戒吃人參果，食而不知其味。」柔齋笑道：「你是局外人，誰是出娘胎就是局內人呢？都是相夫從厥子做起來的呀！」

我聽了暗中一想，柔齋雖是同我舊友，只因無意中行藏撞破，不便再來瞞我，未必是真心同我要好，何不借著這件事去試他一試？主意已定，坐下來對柔齋道：「我有一件事甚不明白，素蘭但叫我自己去想。我想了半日，不過是一封情書罷了！但是做首把歪詩，送到報館裡去，是上海人普通性質，不是一件甚麼出奇的事，素蘭決不會拿來把我當著燈謎猜的。柔齋你是個路路通的人，其中諒必另有別項緣故，我想你總不見得不知道！你倘把我當作老朋友看待，將這件報上的事，根根抵抵告給我，也好讓我在素蘭面前說得嘴響，充一員社會偵探。」柔齋見我說，又怔了一怔道：「你說的是甚麼話呀？我怎麼越聽越糊塗的呀！」我道：「你莫要再裝假死人了，光棍的光字，是兩隻眼，你認得出我是個朋友，你就告給我；你認不出我是個朋友，你的舌頭生在你的嘴裡，我也不能有勉強你告給我的道理。」柔齋究竟是個白相人，又同我認識在先，非初次碰頭的朋友可比，見我言語來得沉重，他就趕忙的隨風轉舵，向我一味的憨笑道：「來來來，我告給你。但我們行事裡有個規矩，叫做『江湖一點訣，莫對妻兒說。』你要情願把我做徒弟，我就來告給你聽。」我心中笑道：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，怎麼素蘭想做我的先生，如今他也要來做起我的先生來了。」不如將假就假，索性應承他，看他說出來的話，明日同素蘭向我說的，比較起來看對不對。

想定了，我就對他道：「只要你告給我的話真實不虛，我就拜你做學生子，也不打緊；倘若你說的話不足以開通我的智識，我不但不拜你做先生，還要你拜你做先生呢！那時節，可不許學那位蔡老道騎花勒佛低就是了。」柔齋聽我說出翻戲黨的暗號來，突地嚇了一跳，只是睜著兩隻眼，盡對我呆看。怔了好一會，沉著臉對我道：「小雅，你我雖是從前交好，然而其中有多久不見了，所以彼此的底細，皆不甚清楚。但是我就是有甚麼得罪你的地方，你既是個會家，卻不應拿著裝洋吃相的手段來瞞混我！」我不等他說完，忙笑道：「你既怪我來瞞你，你也莫要再來瞞混我，快點兒告給我罷！是會家不是會家，停一刻兒再說。」

柔齋被我逼迫不過，只得笑了一笑道：「你怎麼倒成了無賴了！」說著，便將那張報隨手拖過來，先把日期看了一看，對我道：「這件事說起來很有趣：先是有個女人家，登《笑林報》告白，說他怎麼個廣有家私，怎麼個人才出眾，只因使君已死，橫壞

珠存，命不甘貧，色難自棄。素知上海為人文薈萃之區，萬國通商之埠，敢仿西法自由結婚，倘有燕都公子，志在乘龍；趙國王孫，情殷跨鳳。不妨將出身營業，暗通尺一之書；或另成詠絮迎風，仍送笑林之報。被我一個朋友看見了這張告白，說得鋪張揚厲，已自垂涎，又聽說他有若干現鈔，就動了要吃天鵝肉的念頭，預備用老門道去翻他。到了第二日，探聽他坐馬車去游張園，我那朋友就到我這裡來借了車跟去。在園子裡，兩個人雖沒有答話，然而路上車窗裡，或前或後，很打了幾個照面呢！後來一回來就歡喜對我說：『好個女老貴，要莫做不著。倘若做得著，至少也有二三十丈水。』他就謔了這幾首詩，一面登報，一面送到他住的長髮棧十七號去。誰知一拍即上，比放炸彈還來得快！立刻有人過來請，由此一板一眼的做去，我也曾同他們吃過兩回大菜。據那女子說，姓趙，小名叫阿嬌，丈夫是去年死的，帶了一身的重孝。我留神看他，手腕上帶的鑽石手鐲，頭上插的珠花，真的雖有幾粒，假的卻也不少。再加那人舉止輕浮，嘴裡離了大人稱生不開口，很不像個大家閨範的氣度，而且眼光上時刻露出防人的樣子。我當時就動了幾分疑心，無奈這件事，是我那朋友走前面子，硬不相信，一定要做到底翻開竹葉看梅花。不料到了要出虧空的頭一天，那女忽然有意無意的露出一句話，才幾乎把人嚇死了呢！』

我忙道：「你們膽怎麼這樣小？他到底說了甚麼，也值得如此張惶失措的？」柔齋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娼不笑人娼，盜不罵人盜。大凡世界上營業不正的人，最忌被人道破。小雅，那女子平空的說他丈夫在日，同陳老八是同山弟兄，朱祥麟還喊他師伯呢！你想，陳老八即李三大爺，是我們吃攀把飯裡頭的有一無二大好老，朱祥麟是陳八爺的高徒。他丈夫既同他們相契，豈有不是裡手的呢？好在我一向留神，趕緊知照我那朋友，切莫要露本相把他看。但是他既敢一個人單槍獨馬的來同我們胡混，來人必定也是一份子生意，倒要格外存他的神，免得想做人的，倒被人的做了去。鬧出事來，被大家恥笑。我那朋友此時也明白了，從此絕口不提前事，但一味的死命灌他米湯。後來過了好幾日，客棧也不住了，兩個人在新馬路麟麟裡租了一幢房子，就立即搬了家，別項事都權且擱起。自從進了門，每日總要坐了包車出去，兜一趟圈子，不是今天沈督辦的姨太太來拜會，就是明日葉總理的少奶奶請吃酒。忽然有一天，他拿出兩粒骰子來，擲了與我那朋友看，說是甚麼比目魚眼珠子做的，還有四句咒語是：

博神五鬼住五方，我今請汝入錢場。

呼色喝錢隨我轉，不怕金銀著斗量。

念了這個咒語，再用那骰子擲起來，一定要三就三，要六就六。只是他現在客邊，一時沒有許多本錢，叫我那朋友替他張羅四五十兩金葉子，讓他好去把小姊妹的錢贏幾個來貼貼開銷。說也奇怪，那兩粒骰子在他手裡真是聲叫響應，如同活的一樣。我那朋友來告給我。我也就猜著他是用的吸鐵石，但看不出他的機關安在何處。小雅，天下事千變萬化，這就是一門不到一門黑了。」我笑道：「後來怎麼樣辦呢？」柔齋道：「後來我教給我那朋友，索性把我們平時做老貴用的頭牌，（內質鉛片，外裹真金，為各種條葉式，翻戲黨謂之頭牌。）拿了去把他。及至他打開來一看異道：『怎麼你這麼一個人，是哪裡來的這件混賬東西的呢？』我那朋友道：『做龍要像龍，做虎要像虎，你如今做的是這件混賬事，就得用這混賬東西呀！』他聽了也不言語，依舊的歡天喜地。又過了一個禮拜的光景，說陪姊妹道里看戲，就此一去不回，連那包車夫也是無影無蹤。現在我們托了許多偵探，都沒有訪出他的實在消息呢！此事要不是我腦氣筋靈警一點兒，設或鬧出亂子來，豈不是一場笑話麼？」

我笑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笑話，他也有個身體貼在裡頭，你那朋友就是用去幾文零錢，也不算得吃虧。但是他做強盜，不應做到梁山泊上來，這就是他的不是了。柔齋，我實對你講，你們道中的規矩，我不過記問之學，實在不是個裡手。如今別的話，我也大致清楚了，就是還有你適才說的那句甚麼出虧空，又不是領本錢做生意，我未免有點不明白。你千萬一個情做到底，告給我罷！」柔齋笑道：「呆子！這句話有甚麼難明白？你假如不鬧出虧空來，怎麼能開口請他幫忙呢？不幫忙，如何能輸錢呢？總而言之，歸攏一句，起先幫忙入局，也要拿交情去逼他自己開口；後來輸錢，也要在他自己手中做錯，始終都還他個自家壞事，不能埋怨別人。」我笑道：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怎麼肯自己做錯了呢？」柔齋笑道：「這個就叫做難者不會，會者不難了。我如明明的來伙你去騙人，你又怎能知道是我伙人來騙你呢？」自然是沒有疑我的心了。再者，做寶的規矩是一個人開，一個人數。我只要等你贏了幾寶，然後在數的時候，輕輕兒的添上一個，或是除去一個。我如今不說破了，那時節連你自己也不得明白是怎麼會做單開雙，做龍變虎的！」我道：「你可學過仙人摘豆麼（中國戲法名），不然，怎麼能隨你添添拿拿他不看見呢？」柔齋道：「這個更容易了，雖不是玩把戲，也須得借那張畫攤路的紙做毯子遮一遮，任憑你有多少錢（指錢寶），添不上去，除不下來呢！」

我聽了心中才恍然大悟。正要再朝下談談，忽聽外面警鐘亂鳴，剛剛敲的是四句。柔齋忙道：「四句是大馬路之南，我有個朋友住在格致書院後面，讓我去望望，莫要燒掉了，不是玩的！」我想留他用點消夜，他再也不肯，只得隨他走去。再看那報時鐘，已是十一點半，我心裡要想到素蘭那邊去逛逛，無奈我眼也糊了，腿也酸了，覺得十分困倦，只得放下頭就睡。

一覺睡到第二日十一句鐘，茶房進來開飯，方將我推醒。我就趕忙的起來洗了洗臉，隨便吃了點中飯，鎖好房門，在棧外僱了一輛人力車，一迤往素蘭那裡去。才踏進大門，我一眼望去，見他那門簾未曾放下，我就知道是沒有客人在內了。及走進去，素蘭正在那裡梳攏，望見我，忙握著發過來招呼我卸去外面長衣。房裡大姐娘姨，見主人如此，也就起勁的拍馬屁，裝煙送茶，忙了個一團糟，我對著素蘭笑道：「從來只有門生接先生的，哪有先生接待門生的呢？老師盡可奉請自便。這樣的客氣，倒叫我做門生的不安了。」素蘭也笑道：「現在非比從前行八股子的時代，那受業師是很尊貴的，無如目下學堂裡規矩，一個教習倒教了幾個學生，人多嘴雜，動不動就鬧罷課風潮，聚眾挾制。前天聽見人說，江陰有個甚麼南菁學堂，裡面的課程是很腐敗呢！內中有個國文教習，他素有鴉片煙嗜好，那日在上課的時候，講解《孟子》廣土種民一章，他說孟子是戰國時一個維新朋友，見西土為文王發起，他就教國民仿種廣土以挽利權，好與人同，是要同胞有普通吸食廣土的性質，樂取於人，這就是他老人家愛在煙間裡過癮，以取於人者，為樂的意思。不意他還未說完，就被那一堂學生子一擁上前，將他拖翻在地，幾乎連老膏都垂下來。後來還虧提調到來，才將他老人家護救出去。當時那起學生，要有你這個純靜的程度，是斷斷乎不會鬧出野蠻的舉動來的。」我笑道：「打得好！誰叫他侮弄聖經，喜愛做人先生的呢！」說著，他也笑了笑，自去梳洗。

忽見老二走進來，拿著小手巾揩眼淚。我向素蘭問了問，方知昨夜敲四記警鐘，正是他的小房子火著，說是一件物事都沒有搶得出來。我聽了，心中著實難過。又知道他同柔齋相好，不便直接用情，只得摸出一張二十兩的匯豐銀票來，交給素蘭，叫他轉贈老二，隨便添點零星物罷！當時他正在急處，得此二十餘元，不無小補，不由的千好人萬好人多謝不了。素蘭不真不假的望他道：「你到如今才知道他是好人嗎？前天我要信人的話，做中立國……」一句話還未說完，早引得老二又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我道：「素妹妹，你這又何苦呢？人家女孩兒家說錯了句把話，曉得甚麼？如今遭了不得意的橫事，這時候是最容易傷心的。你歡喜揀這些尖酸的話來說，做甚麼呢？來來，還是你我師徒們談談外間新聞好。」便一手拉了他在煙鋪上，一個人一邊躺下，就把柔齋昨晚要討我的便宜，叫我做他的徒弟，並所談的那段事源源本本背了一遍。

素蘭道：「照這樣看起來，小穆雖然插身下流社會，還算是小人中的君子呢！他那件事，我是知道的。有個甚麼另外朋友，卻是句句都是他夫子自道也。現在他既已做了你的師傅，適才送老二的銀票，只算是拜見師母的贊敬罷了！」我笑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也有點疑心。那報上登的覺羅氏，不是明明是個旗人麼？但你也我的師傅，今日上課講點甚麼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我就談那徐懷禮可使得麼？」我道：「很好！我正要問你，他是個甚麼人呢？」素蘭道：「你怎麼在外面跑了許多年，連個徐寶山都不認識嗎？」我道：「哦！我想起來了，敢就是那庚子年鹽梟投誠的徐老虎是不是呢？」素蘭道：「可不是呢！聽說這個人的良心交關的不好，他從前有個同山弟兄，叫做蔡金標，在揚鎮一帶開堂放票，販賣私鹽。姓徐的從湖北犯案下來，就一迤去投奔他。當時眾弟兄都是說，這個人收留不得，恐怕將來學宋江奪梁山泊的故事，反客為主。只有蔡金標倒很有義氣，一見面就分一半私鹽船與他帶，從此長水走寧國府，短水走十二圩，生意異常發達。後來又遇著個教蒙館的先生，名字叫做任春山。他們兩人商議起來，開甚麼『春寶山堂』，自稱為紅幫大爺。又編了許多的幫規，諸如行禮叫『丟拐子』，問好叫『請安道喜』，洋槍叫『牲口』，開槍打人叫『銃

牲口』。同幫人遇見了，不是說甚麼梁山上的根柢，就是甚麼桃園的義氣，瓦崗的威風，離了這些胡話不開口。但他們紅幫裡規矩甚重，非比安清幫（即安清道友）可以胡亂在外打巴掌敲竹槓的。倘若瞞著他，走一趟私鹽，或是打一趟文武差事，（明劫為武差事，暗偷為文差事，皆江湖流口。）輕則剜眼睛，重則廢命。所有揚州一帶，連三歲小孩子都知道徐老虎的名頭。也是他官星發現，可巧庚子那年，北京鬧義和團，大局糜爛。其時劉忠誠做兩江總督，深恐他乘危起事，就暗中囑咐長江水師提台黃芎岩宮保，托他相機剿撫。時黃宮保有個二公子，向同蔡金標要好，就用了個反間計，慫恿姓蔡的殺徐老虎，以為進身之階。無奈蔡金標不忍下手，躊躇未決。黃公子又送了他一匹川馬，故意叫手下人在外面揚言，說蔡某已同宮保約定，好歹早晚覲便殺徐老虎的首級來請功。不到一二日，便將此信傳遍了大江南北。先是徐老虎得了蔡金標一臂之力，餉糈漸裕，再加任春山、萬忠良、時明齋、朱萬全等一班亡命之徒，助紂為虐，言出令行，威權日重，只有蔡金標不在他屬下。但徐老虎是個生性多疑多忌的人，一向同姓蔡的已成怨重仇深，兩雄不並立之勢了。及至聽見這句消息，恨不得即刻就先下手，借姓蔡的腦袋去換大紅頂子。又恐怕提台不准他報誠，豈不是白送了一個自家兄弟？後來，還是任春山替他想出個主意，去拜陳六舟做老師，一面請老師向黃提台把話說明白了，許他殺了姓蔡的，招安舊部，歸他做新勝營的統帶；一面就在十二圩把蔡金標整整的剝有十七八塊，可憐一個殺人不眨眼的蔡金標，只因救錯了個徐老虎，不但自己送了命，還連累了我的一個姊妹叫做大喬替他做寡婦呢！你想，還叫人將來敢救人嗎？」

我道：「蔡金標固有可殺之罪，但徐老虎非應殺蔡金標之人。況他有情在先，更不應如此的恩將仇報。不過他們本屬強盜行為，不足為異。至於一位終日念阿彌陀佛的陳六舟，肯竟收鹽梟做公門桃李，而且去替他運動升官發財的機關，這真是異事了。我終恐是杯弓蛇影，傳言失實罷！」素蘭笑道：「呆子！」正是：

畫虎從骨裡描，

知人誰識心中事？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再敘。